

贾平凹·著

生佛



生佛

贾平凹·著

(陕)新登字 017 号

坐 佛

贾平凹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大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 10 印张 218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7000 册

ISBN 7-80605-093-0/I·54

定价:9.80 元(平) 14.80 元(精)

最近的心情(代序)

问:贾先生,您从事文学创作20周年了,您的成功的创作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读者,您为提高汉语言文学在世界文坛的知名度做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努力,对此,我们代表广大读者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20年来,无论是国家民族,还是您的个人生活,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您能否用一两句话来概括这种变化?

答:你这一问,我倒想起两句诗,一句是苏轼的“乱石穿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句是陈子昂的“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问:文学家既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又是人类历史的书记员,在记载或形象地表述您所生活的这个伟大时代的变迁时,您觉得您是否已达到了某种理想?

答:我尽职尽责去工作,但我没有达到。理想在彼岸,我还在河里,渡河之舟是需要才、胆、识的,我样样还弱,让我再干几十年吧。

问:海外报刊有谈到您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对此您有何感想?

答:我没有想这个问题,真的没有。我平时关心的是把具体的作品写好,能不能更接近艺术,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至于那个奖,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也不是谁想得到就能得到的,我

是一个极一般的作家，还是扎扎实实写自己的作品，悠悠万事，唯写为大。

问：报刊在介绍您已出版的书数时，有说40本，有说50本，有说60本；对您的作品字数也有各种统计，那么您究竟出了多少本书？作品总字数又是多少？

答：如果各种版本加起来，倒超过60本了。字数从未计算过，版本多少不一定说明好，不要说这些作品能否存活多少年，单从让我满意的角度来看，精选起来也没有几本。我几年前说过，成名容易成功难，现在我并未成功。

问：从1992年以后，您的文章再没有出现“商州”二字，这是否意味着您的笔触不再“回望故园”了？

答：并不是这样的，未再写“商州”是我这几年更兴趣了别的题材。或许在某一日，我又写“商州”了，而且我自信，那时笔下的“商州”，会与以前的“商州”所不同的。

问：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大众读者、官方、朋友，您更看重来自哪一方面的反映？

答：当然是大众读者。

问：20年来，您的创作大致分几个阶段？您对自己20年来的创作历程有怎样的自我鉴定？

答：几个阶段我没有考虑过。看许多评论文章，他们也是说法不一。回顾20年的创作历程感慨万千，我起步是很低的，而且路极不平坦，我唯一的好处是不安分，又有韧劲。

问：许多人这样评论您，说您的散文成就比小说成就更高，因此也更能流传后世，您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答：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而我更兴趣写小说，我觉得我的小说在这些年要比我的散文好。我的小说容易被人看走眼。

问：《家庭》杂志给您开了个专栏，据说付给您目前中国最高的稿酬——千字 3000 元，是真的吗？

答：最好不要问这些，这属于个人隐私吧。

问：听说您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工程进展如何？与您以往的长篇相比，这部作品在选材上有何不同？手法上有何变化？总之，在思想内容与美学风格上有什么突破？

答：是正在写，写得很慢啊，估计明年才能拿出来吧。作品在没有成型之前，我不愿让人知道得太多，馍未蒸熟不敢漏气的。如果真能在明年完成了，让你们先过目指正吧。

问：听一位朋友说，您写完这部作品后准备自杀？

答：听谁说的？社会上不时有我的谣言，连我听着都惊讶。自杀也不一定是什么不好的事，我说过如果我能写出一部好作品就自杀了，但每写出来都不满意，所以还活着，这叫赖活着。

问：许多海外人士邀请您去观光、讲学，您为何不去？

答：我生性是不爱动的，再加上身体不好，出远门兴趣不大。

问：许多沿海的发达地区以优厚的待遇来“挖”您，您为何不为所动？您热爱陕西热爱西安吗？

答：我也动摇过，但实在离不开陕西这块土，住在西安，这里更宜于文学。这里人文环境好。

问：您在与陕西其他作家、艺术家相处时，有没有“群体感”？

答：在陕西我有一批作家朋友，也有一批艺术家朋友，我们常能交流，这种亦友亦师、亦庄亦谐的气氛很好，互相激励，一棵树或许能长大，但容易分枝，一群树挤着往上长，都目望高空，就都长得高而且直。

问：疾病没有打倒您，您也没有战胜疾病，请问您是怎样保持“中立”的？

答：病得久了，我不怕它，它也不怕我，我们戴天共处。谁也不想得病，但得了病，又病不死，这就有意思了。心态平和是最好的药。

问：您是个逢庙就烧香、见佛就叩首的人，您是迷信外物呢，还是迷信自己？

答：敬神其实是敬自己，也是一种平和自己心态的作法。

问：评论家和出版商算不算可爱的人？

答：真正的评论家和出版商我都尊重。至于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能理解，而且越来越善解了。

问：名气愈大，干扰愈多，您是如何排除干扰，静心写作的？

答：学会逃避。

问：在您的生命中，是文学重要呢，还是女性重要？

答：都重要啊，没文学我还能干什么？没女性，天都没半边了，还做什么文学？

问：听说您的书画在港台一带比许多有名的书画家的作品还值钱，有这回事吗？

答：也不是说的那么玄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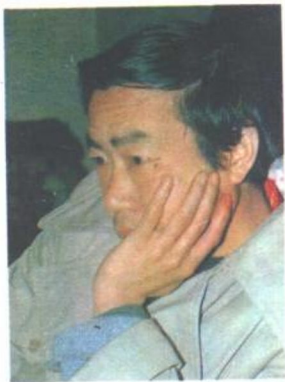
问：关于《霓裳》一书侵犯您名誉权一案，是怎么结局的？

答：现在还没结局，中国戏剧出版社侵犯了权连个错都不肯认，只有依靠法律来解决了。

问：您是讲精短故事的高手，请您最后讲个关于您自己的轶事，以饯读者。

讲：一次去街上买公用品，要开发票，人家问：台头咋写？我说：作协。发票开好了，我一看，写着：做鞋。

（答刘春生、方英文问）



作家简介

贾平凹：陕西丹凤人，生于公历 1952 年 2 月 21 日，毕业于西北大学，从事过 8 年文学编辑工作。长篇小说《浮躁》曾获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中篇小说《腊月·正月》曾获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满月儿》曾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散文集《爱的踪迹》曾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在海外被翻译出版的有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各种选本及多本港台版。

策 划:王新民

野 村

责任编辑:孙见喜

封面设计:魏明道

版式设计:田慧君

责任校对:程 浩



隨地可坐
佛
枯木作菩提

目 录

坐 佛	(1)
说 话	(2)
红 狐	(4)
我的老师	(9)
《笼鸟赏玩》序	(12)
狐 石	(14)
关于女人	(17)
说家庭	(22)
刘鸿伏散文集序	(26)
《走近名人》序	(27)
黄少云作品集序	(29)
读安黎	(32)
说孩子	(34)
我不是个好儿子	(38)
与田珍颖的通信(一)	(44)
与田珍颖的通信(二)	(47)
《损乐》前言	(50)
关于父子	(51)
说美容	(56)
说房子	(58)

读雷达的散文	(62)
长舌男	(66)
我所认识的气功师	(70)
方 韵	(73)
方英文小记	(75)
说奉承	(78)
说 死	(82)
答《陕西政协报》记者问	(86)
读稿人语(一组)	(89)
雪窗答问	(101)
画论(九章)	(106)
《商州世事》序	(127)
《情爱丛书》总序	(132)
陈云岗美术论文、雕塑作品集序	(133)
信访·民情和作家	(135)
《吃、喝、玩、乐》丛书总序	(137)
说打扮	(139)
说白桦	(142)
四十岁说	(145)
《四十岁说》序	(149)
我们不器重“传人”	(151)
三目石	(153)
看 人	(155)
穆涛其人其文	(163)
我所认识的几位编辑	(165)
生活一种	(171)

说足球·····	(173)
西安这座城·····	(174)
答《生活》杂志编辑部问·····	(179)
走向大散文·····	(186)
对音乐之见·····	(188)
《美文》发刊词·····	(189)
我要说的话·····	(193)
马治权的书法作品·····	(196)
《贾平凹散文大系》台湾版序·····	(198)
说请客·····	(199)
说花钱·····	(202)
说生病·····	(205)
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	(208)
序《爱的默言》·····	(220)
玩物铭·····	(222)
游笔架山·····	(237)
这座城的墙·····	(239)
鸡 蛋·····	(242)
喝 茶·····	(244)
《寻岸》序·····	(246)
陕西平民志·····	(248)
在西大受聘答谢辞·····	(255)
读《爱泉水清清》·····	(257)
一次谈话·····	(259)
关于坝·····	(265)
答《出版纵横》杂志记者问·····	(267)

小说日文版序.....	(271)
安妥我灵魂的这本书.....	(274)
说球迷.....	(283)
写作与女性.....	(284)
为了崇高而美丽的事业.....	(305)

坐 佛

有人生了烦恼，去远方求佛，走呀走呀的，已经水尽粮绝将要死了，还寻不到佛。烦恼愈发浓重，又浮躁起来，就坐在一棵枯树下开始骂佛。这一骂，他成了佛。

三百年后，即一九九二年冬季，平凹徒步过一个山脚，看见了这棵树，枯身有洞，秃枝坚硬，树下有一块黑石，苔斑如钱。平凹很累，卧于石上歇息，顿觉心旷神怡。从此秘而不宣，时常来卧。

再后，平凹坐于椅，坐于墩，坐于厕，坐于椎，皆能身静思安。

1994. 5. 15. 午

说 话

我出门不大说话，是因为我不会说普通话。人一稠，只有安静着听，能笑的也笑，能恼的也恼，或者不动声色。口舌的功能失去了重要的一面，吸烟就特别多，更好吃辣子，吃醋。

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最早是我补过一次金牙的时候，再是我恋爱的时候，再是我有些名声，常常被人邀请。但我一学说，舌头就发硬，像大街上走模特儿的一字步，有醋溜过的味儿。自己都恶心自己的声调，也便羞于出口让别人听，所以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而我的家乡话外人听不懂，常要一边说一边用笔写些字眼，说话的思维便要隔断，越发说话没了激情，也没了情趣，于是就干脆不说了。

数年前同一个朋友上京，他会普通话，一切应酬由他说，遗憾的是他口吃，话虽说得很慢，仍结结巴巴，常让人有没气儿了，要过去了的危险感觉。偏有一日在长安街上有人问路，这人竟也是口吃，我的朋友就一语不发，过后我问怎么不说，他说，人家也是口吃，我要回答了，那人以为我是在模仿戏弄，所以他是封了口的。受朋友的启示，以后我更不愿说话。有一年夏天，北京的作家叫莫言的去新疆，突然给我发了电报，让我去西安火车站接

他，那时我还未见过莫言，就在一个纸牌上写了“莫言”二字在车站转来转去等他，一个上午我没有说一句话，好多人直瞅着我也不说话。那日莫言因故未能到西安，直到快下午了，我迫不得已问一个人×次列车到站了没有，那人先把我手中的纸牌翻了过儿，说：“现在我可以对你说话了，我不知道。”我才猛然醒悟到纸牌上写着莫言二字。这两个字真好，可惜让别人用了笔名。我现在常提一个提包，是一家聋哑学校送我的，我每每把有“聋哑学校”字样亮出来，出门在外觉得很自在。

不会说普通话，有口难言，我就不去见领导，见女人，见生人，慢慢乏于社交，越发瓜呆。但我会骂人，用家乡的土话骂，很觉畅美。我这么说的时侯，其实心里很悲哀，恨自己太不行，自己就又给自己鼓劲，所以在许多文章中，我写我的出生地绝不写是贫困的山地，而写“出生的地方如同韶山”，写不会说普通话时偏写道：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话嘛！

一个和尚曾给我传授过成就大事的秘诀：心系一处，守口如瓶。我的女儿在她的卧房里也写了这八个字的座右铭，但她写成：“心系一处，守口如平”，平是我的乳名，她说她也要守口如爸爸。

不会说普通话，我失去了许多好事，也避了诸多是非。世上有流言和留言，——流言凭嘴，留言靠笔。——我不会去流言，而滚滚流言对我而来时，我只能沉默。

红 狐

Z, 你是不曾知道的, 当我借居在这间屋子的时候, 我是多么地荒芜。书在地上摆着, 锅碗也在地上摆着。窗子临南, 我不喜欢阳光进来, 阳光总是要分割空间, 那显示出的活的东西如小毛虫一样让人不自在。我愿意在一个窑洞里, 或者最好是地下室里喘气。墙上没挂任何字画, 白得生硬, 一只蜘蛛在那里结网, 结到一半蜘蛛就不见了。我原本希望网成一个好看的顶棚, 而灰尘却又把网罩住, 网线就很粗了, 沉沉地要坠下来。现在, 我仰躺在床上, 只觉得这荒芜得好, 我的四肢越长越长, 到了末梢就分叉, 是生出的根须, 全身的毛和头发拔节似的疯长, 长成荒草。

宽哥说, 这屋子真是一座荒园。

我说, 那就要生出狐狸精的。

十多年来, 我读《聊斋》, 夜半三更的时候, 总企盼举头一看, 其实是已经感觉到了, 窗的玻璃上有一张很俏的脸, 仅仅是一张脸, 在向我妩媚。我看她, 她也看我; 我招之, 她便含笑。倏忽就树叶般地飘进来——这样企盼着, 并没有狐狸进来, 我猜想那时我的火气太重, 屋子里太整洁, 太有规矩。于是清早起来, 恹恹地发困, 便疑心窗外的那一株垂柳是一个灵魂在站着, 她站着成了